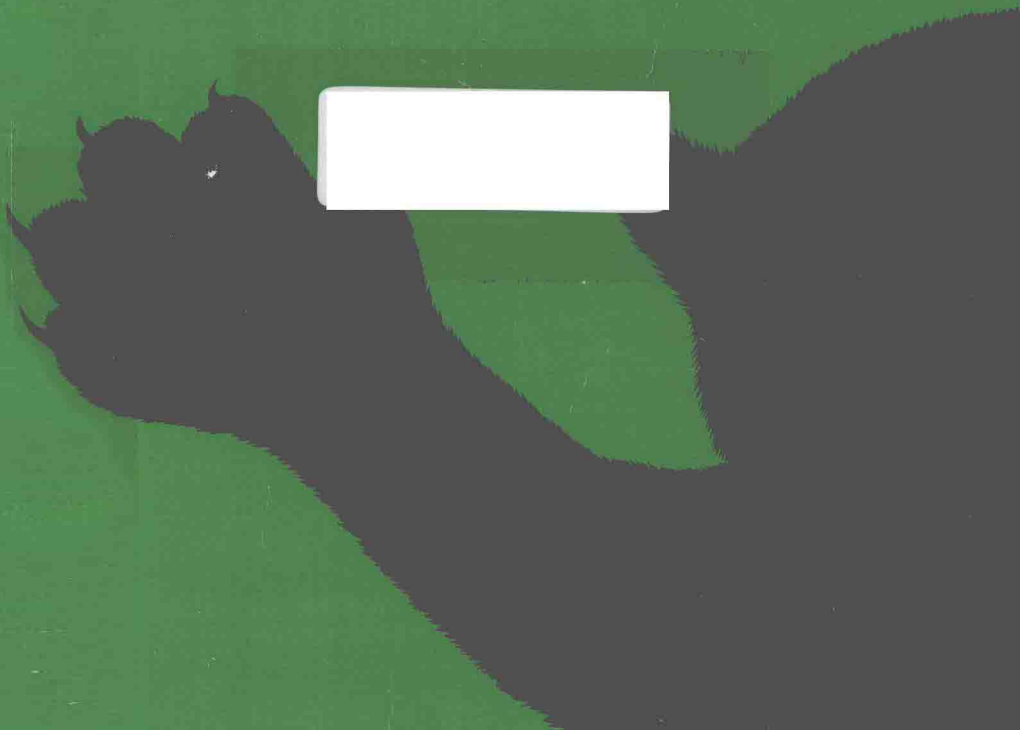


夜之国的 库帕

伊坂幸太郎

Isaka
Kotaro 05

译
文
集



夜之国的库帕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毕旻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Yoru no Kuni no Kupa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12 Kotaro Is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Tokyo Sogensha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之国的库帕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毕旻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33-1844-0

I. ①夜… II. ①伊… ②毕…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9281 号



夜之国的库帕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毕旻 译

责任编辑: 邹 璠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一版 2015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844-0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猫）

我自然地打了个呵欠。在人类世界，打呵欠似乎是种优哉游哉的象征，每次我们打呵欠，人类就会酸溜溜地说：“真悠闲啊，好羡慕。”简直像要找碴。

以前，我曾疑惑地请教住在顽爷家的猫库洛洛（库洛洛十分博学，几乎答得出所有问题）。他回我一句：“打呵欠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行为啊，多姆。”虽然并不懂什么叫“身不由己”，但我还是摆出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附和：“哦，身不由己”。简单来说，是这么回事吧：无论忐忑不安还是惊恐不已，想打哈欠的时候就会打哈欠。跟愉快的时候喉咙处会呼噜作响一样。

举起后腿搔搔耳后，舔舔前爪，再用前爪上的口水抹抹眼睛，尾巴在脸旁摇来晃去——在身不由己这方面，尾巴也一样。尽管是身体的一部分，尾巴却仿佛要闹独立，不顾我的意志，自由自在地活动。

摇摆、扭动、竖起，偶尔蓬起来。

尾巴就像个形影不离的朋友，会比我的感知早一步，提醒我“最好小心点”，“快点生气！”——这便是尾巴。

有朝一日，我死掉的时候——虽然说来遗憾，但那一天迟早会来临吧。总之，到那时，尾巴一定会轻轻抚摸停止心跳、一动不动的我。想到这儿，我一方面觉得安心，另一方面，却也觉得烦人。

* * *

★（猫）

圆形广场里站着许多人，我头一次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此。

广场中央有座圆形高台。

人们围着高台，脸上写满恐惧与紧张。

我把脚搭在弦家门前的阔叶树枝上，俯视周遭。甚至能从他们的后背感受到紧张。

长达八年的战争结束，敌国的士兵这就要到来，他们当然会紧张。这么一想，我不禁也有些紧张了。

不久，大地突然震动，同时一阵风吹起，送来陌生的泥土和汗水的气味。

唰唰唰，节奏规律、稳健，踏响地面的声音越来越大。

是脚步声。

士兵们从北方而来。

广场上的人类发不出像样的说话声，无数双眼睛盯着士兵。他们恶狠狠地瞪着敌军，仿佛希望能以视线烧死他们。

士兵们整齐划一地前进，队形丝毫不乱，步幅分毫不差。

穿褐色衣服、戴帽子的士兵们，两人一排，大概有十排，以包围广场的态势缓缓前行。他们拿着长筒形的陌生装备，右手扶筒底，前端靠在肩上。那是某种武器吗？前端不是尖的，应该不是长矛。而看起来也不像牛刀或长柄刀。

铁国的士兵绕广场一圈，逐渐靠近我时，我的尾巴瞬间膨胀，发出“小心”的警告。大概是因为他们的面孔黑黑绿绿的缘故吧。铁国的士兵难道是泥土做成的生物吗？那我们自然不可能打得赢——这一瞬间，我心里想。

我立刻看出，他们的脸上抹着类似泥土的东西。不是弄脏了，

而是刻意上色。或许是为了打仗时能融入树林等自然环境而有意装扮的。

士兵们步伐整齐地进入广场，城里的人慌忙让路。

紧接着，广场上一阵骚动。士兵们走过的路上，冒出两只从未见过的动物。

★（猫）

那两只动物呈淡褐色，大小似牛，不过腿很长，脖子也很长，脸也是细长的。

这座城市里有牛羊，人类搭起栅栏，在里面圈养。毛皮用来做衣服，肉拿来吃，骨头则做成工具。牛羊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眼下这种动物，显然不是牛。

我正暗自揣测这种动物应该行动迅捷，它们便举起四肢，像在跳一样地跑了起来。它们的背上坐着人，人的手里握着绳索，是在操纵它们吗？紧接着，两只动物同时跑了起来，惹得附近的人哇哇尖叫。

我的尾巴完全膨起，无论何时，尾巴的反应都比我快一步。

那动物绕广场一圈后，赶上了前头的士兵队伍，渐渐放慢了速度。

好想再近一点观察铁国的士兵和动物，于是我跳下树枝，走向广场中央。我从人类的脚之间钻过去，不时故意挨上去蹭蹭，一路前进。

铁国的士兵们围着广场中央的高台，背朝圆心，面对民众。至于那两只陌生的褐色巨型动物，则在近处踱来踱去，踢踢踏踏地制造出巨大的脚步声。外表威严十足，走起路来高雅骄傲，真是帅气！

我忍不住模仿了一下他们的走路方式。

冠人站在高台上。一头白发的他体型中等，肤色健康，眼睛和鼻子都很大。此时，他的神情相当紧张。他是这座城的国王，听说他四十好几，换算成我们猫的年纪，大概五岁吧。顺带一提，这个国家最年长的人类是顽爷，已年过七十。以猫的年龄来说就是十岁，我实在无法想象活到那时会是何种状态。

我在高台前停下脚步，听到了人们的说话声。音量不大，是与身边人交头接耳般的细语。唧唧喳喳，今后会怎样啊？吱吱呱呱，我们该怎么办？唧唧喳喳，他们干吗把脸涂得花花绿绿的？吱吱呱呱，我们会没事儿的吧？到底会怎样？窸窸窣窣，那是什么动物？不是牛——说话声如波涛般，一波又一波。

国王冠人一直在台上大声喊话，努力安抚在场的人。

他先是说：“长达八年的战争结束了，等一会儿铁国的士兵就要来我国了。这个城市，还有其他城市，都一样。”接着又提高音量强调，“不过大家不用害怕。”他希望激动的民众冷静。

“前些日子我和铁国国王谈过。”冠人详细说明，“他们不打算制造混乱，只是想接管我国。虽说会占领国家，但他们不会对投降的人施暴。”

铁国的士兵不会杀害这个国家的人。

他们的目的，是要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

他们不会蹂躏这个国家、这里的城市和人民。

所以不必害怕。

冠人如此强调。渐渐地，人们的恐惧如潮水般消退，只剩下紧张情绪。

“虽然他们赢得了战争，但若试图以卑劣的暴力迫使我们屈服，

那战争将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

我不太懂冠人的意思，其他人类估计也一头雾水。不过冠人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让我敬佩不已，我觉得冠人实在是太可靠了。

★（猫）

一名铁国士兵站上高台。他的个子比冠人矮，但肩膀宽阔、体格魁梧。他看起来比其他士兵都年长，约莫四十五到五十岁吧。人类的年龄很难估算，不过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数。他的脸上抹着一层淡绿色的东西，是将叶片的汁混合泥土，然后涂在脸上了吗？

这位士兵有个特征，他的右眼罩着一块圆形黑布，只露出左眼。

他扯开嗓门喊道：“我来自铁国，是率领这支部队的队长。从此时此刻起，这座城市由我们接管。在其他士兵到来前，这里由我们管理。”

冠人不知是想反驳还是附和，只见他作势要开口，却被敌军队长不耐烦地制止了。敌军队长伸出手，动作缓慢简单，仿佛在强调双方的立场差距，划清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界线。

然而冠人没理会，依旧开口道：“请你们保证绝不施暴，前些日子你们的国王答应我了的。我们愿意投降，但相应的，希望你们不要施加不合理的暴力。”

高台附近的人们拍手应和。

这一瞬间，突然爆发一声巨响，仿佛撕裂了空气。

我的尾巴率先做出反应，直直倒竖。哀号声四起，我还听到猫叫，想必大伙儿都在附近。

那仿佛撕裂了空气般的巨响，来自铁国士兵手中的兵器。一名

士兵举起那个筒状武器，“咔嚓咔嚓”地操作了一番，接着又是一声炸雷般的响动。

台上的冠人不动如山，面不改色。而他儿子酸人却在他背后捂住了耳朵，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威风劲儿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他吓得僵在原地，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这还是我第一次见酸人怕得脸色惨白，真是痛快。怎么不嚣张了啊？真是难得一见。

冠人沉着地呼吁：“大家不必害怕，这是他们国家的武器，叫枪。枪一发射，会从长筒前端飞出子弹，子弹钻过人体，就像从远处扔来一块坚硬的小石头。虽然是很厉害的武器，但只要不轻举妄动，他们就不会随意开枪，放心吧。”

冠人接着说明，刚才那两只陌生动物是“马”，被铁国的人拿来当坐骑。“不必害怕。”冠人又这么说，“马相当于跑得快的牛。”连身为猫的我，都因为冠人的这番话而安心不已，他真是厉害啊。

独眼队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冠人，沉默不语，脸上的表情不变。然后，他慢慢把右手放到腰间，又缓缓举起，手里握着没见过的武器——通体漆黑，样子就像指着人的手。

那也是枪吧。比其他士兵的枪小，一只手就能握住。

队长微微眯眼，扬起一边眉毛，将枪口对准冠人。

冠人不禁瞪大了眼睛。

独眼队长面无表情地高声道：“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

冠人刚想回话，突然又是一声巨响——如同用重物砸破石板，声音短促刺耳。

这声巨响仿佛吸收了城里的一切喧嚣，四下里一片死寂。

咦？冠人的头居然开了个洞！我暗觉奇怪。哎呀，血喷出来了！冠人翻着白眼，向后倒去。独眼队长的武器——手枪——打烂了冠人

的脑袋。

冠人的身体越来越倾斜，终于“咚”的一声倒在高台上。

我舔舔前爪。

鲜血从冠人的额头喷涌而出，看起来似乎这整个城市的生命也随之急速流失。

我打了个呵欠。

☆（人类）

“请等一下。”我打断这只名叫多姆的猫。跟猫说话，这件事本身就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却又无可奈何。目前的情况是：动弹不得的我眼前有一只猫，而且这只猫说出我能听懂的语言。由于双手都被绑住，我没办法捂住耳朵不听。

我仰面躺在不知是哪里的草地上，看着天空。幸好今天云很多，遮挡了不少阳光，如果太阳探出头，强烈的阳光就会直接洒落在我的脸上，会把我脆弱苍白的皮肤晒得又红又肿，甚至可能烂掉。

绑住我的，似乎是某种植物。数条坚韧的细长藤蔓，在我直挺挺的身体上缠过来绕过去。

记得我是搭小船离开了仙台港。万里晴空，我出海钓鱼。为什么我会一个人出海钓鱼？这一点至少我还能解释。简单来说，就是我老婆红杏出墙了，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没有孩子，但老婆出轨一事曝光后，家里的气氛陡然变冷，让人待不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寻思着不如投身于爱好，逃避现实。可我实在没什么爱好，花点小钱炒股姑且可称为嗜好之一吧。但比起赚钱，不如说我是在享受阅读《四季财报》，关注经济新闻和在网络上买买

股票的过程，让自己沉浸在“我在支援民营企业”的满足感中。我任职于政府机关，对于工作，我没有丝毫不满，只是每日的生活一成不变，所以股票的涨跌多少能带给我一些刺激。说得夸张点，搞不好我是被企业通过 TOB^① 进行并购或收购的经济行为吸引。大企业之间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就像大型战斗机器人互相厮杀一般，气势宏大。

不过，以坐在电脑前炒股排解妻子有外遇的苦恼，方式似乎过于简单，听着都感觉没志气。

没办法，我只能选择第二兴趣来逃避。星期日，我租了条小船，出海钓鱼。

不料途中天气越来越糟，我还悠哉地想着“比起家中的风暴，这根本不算什么”时，一个大浪袭来。当我注意到海象骤变时，船已经翻了。翻船啦！我慌了手脚，不知怎的就失去了意识。再次睁开双眼时，我发现自己躺在陌生土地的草地上，身子被藤蔓捆着，动弹不得。

闻不到海水的气味，我可能是随波漂上了岸，迷迷糊糊地走了一段路，最终精疲力竭地倒下。想到这里，脑海里似乎确实有漫无目的、蹒跚前行的印象。

回过神时，发现胸口坐着一只灰猫。外表显然和我所认识的猫并无二致，但我仍不禁感叹“世上居然有这种猫”。猫压得我十分难受，我想把它赶走，具体说来，就是想像弹弹珠那样把它弹走，但我的手动不了。只能用嘴对着它吹气，可这根本不起作用。此时猫突然开口，说了一句：“你能听到我说话吗？”真是把我吓死了！

^① TOB (takeover bid)，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为了取得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向所有的股票持有人发出购买该上市公司股份的收购要约，收购该上市公司的股份。

为了方便看清猫，我试着缩缩下巴。可能是因为身子动不了，我的视野角度歪斜，无法准确把握这只猫的外观和大小。它看上去像只刚出生的小猫，但看头部大小和四肢比例，又像是只成年猫。

我用了一段时间才明白是猫在说话。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应该是我的幻听，是刚才小船被吹翻时造成的大脑损坏——这么想要现实一些。

会不会是受到妻子外遇的打击，我精神崩溃了，于是期望有只温柔的小动物来安慰，而这样的愿望化为幻觉出现了？

过了一会儿，我开口道：“能不能帮我解开身上的藤蔓？”

猫怎么可能说话？

你真的是猫吗？

总觉得还有更该问清楚的问题，但此时我的大脑已失去冷静。

“你听得懂我说的话？”自称“多姆”的猫似乎也非常震惊。虽然主动搭讪，但它并没料到我能听得懂。

“我还想问你呢！”

猫会说人话，或者我听得懂猫话，两者都有可能。

然后，这家伙——虽然没看到生殖器官，但我认定这只猫是公的，总之，这家伙仿佛自我确认般呢喃：“这样啊，你听得懂。”

“我第一次跟猫说话。”

“我也是第一次跟人类说话啊！”猫的毛色是虎斑色，有时会因光照闪闪发亮，相当漂亮。那是一种梦幻而干净的色彩。

我们默默对望，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像在观察彼此，看对方如何出招。但也可能双方的头脑都混乱不堪。

“不过，这样正好。”

“正好？”

“你几岁？”

“四十。”

“那跟我差不多大。”

“啊，你活了四十年？”

“不，我出生才四年。”

“你是指猫的年龄？”

“在你生活的地方，你算是体型大的吗？”猫舔着前爪问。

“一般吧，我属于中等体型。”

猫安静下来，不再说话。

我擅自将其理解为它在思考，便也不发一语。没想到它慢悠悠地打了个呵欠，有没有搞错啊，这么悠闲。

“希望你能听我说一说。”猫开口，“我所生活的国家，碰上麻烦了。”

“是你住的公园要被拆毁了吗？”

“公园？什么是公园？”猫反问，“战争结束，而我们被敌国占领了。”

“战争？你说的战争是我知道的战争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战争是哪种战争，总之就是战争。”

“猫也会打仗？”

“不是的。”它坐在我胸口理起毛，我仿佛在看精巧的电动玩具，“打仗的是人类，跟我们没关系，可是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不免会受到影响。啊，你是铁国的人吗？”

“什么铁国？”

“与我们国家打仗的，是叫铁国的邻国。”猫解释道。

“就是那个叫铁国的国家占领了你们吗？”

“对，就在几天前。他们进入城市，杀掉了冠人。”

我甚至不知该从何问起。

☆（人类）

猫跳下我的胸口，用前爪在我脸颊旁的地面上画了一个圈。我转过头，勉强看得见，可这角度未免太难受了。

“我们国家的大人都这样跟小孩解释。”猫将圆从中间切开，“瞧，这两个大小相同的半圆，左边是铁国，右边是我们的国家。右边的半圆里还有很多小圆，代表各个城市，位于正中央的，就是我所住的城市。两个城市之间距离很遥远，因此没人离开自己的城市。”猫灵巧地划着泥土，估计是伸出了爪子。

“你所住的城市在国家的正中央？”

“好像吧，因为冠人也住在这里。”

我想起冠人是国王的名字。“他几岁？”我问。

“五岁左右。”

啊？它是在用猫的年龄计算吗？真麻烦。我不禁苦笑。“换算成人类的话，大概是几岁？”

“四五十岁吧。”

以政治家或统治者来说，四五十岁应该是刚起步，可说是大展身手的年纪，但在他们国家或许并非如此。“听你的描述，冠人似乎深受爱戴？”

“是啊，大家都非常依赖冠人，有什么困难都会去找他商量。我们和铁国打了很久的仗，大家都很不安，但还能心平气和地过日子，全是冠人的功劳吧。”猫用前爪戳了戳圆的左侧。

“你刚才说八年，对吧？”

“我才活了四年。”

“我不是问你活了几年，是想问开战了几年？”

“是啊，八年，我出生时已经在打仗了。”

“城里的很多人都上了战场吧？”其实我对战争一无所知，决定草草敷衍过去。既然在打仗，想必会征兵。

不料，猫却回答：“这座城市离铁国很远，因此没什么人被征召。我想，应该从离铁国比较近的城市征兵了吧。”

“你想？你并不知道实际情况吗？”

我在脑中描绘圆的左半边与右半边在分界线交战的情景，却想不出具体的画面。

“我又没亲眼看见。别说我们了，就连人类都不离开这座城市，顶多去城市边缘。”

“生活所需的一切，都能在城市里获得满足吗？”

“是啊，这里基本上什么都有，偶尔会有其他城市的人送来衣物和农具。”

“其他城市的人送来？”

“是贡品。这个城市的人也会定期把收成和缝制的新衣服交给冠人。”

“原来如此，是税金啊。”

“税金？”

“没事儿。”

“贡品都收在围墙边的大仓库里。”

我不禁想起学生时代读过的康德的哲学，只因猫提到的国王叫

冠人。^① 虽然是老师要求的，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读了康德的作品，但有些名言我挺喜欢的。比如“勇于求知”，这句应该是关于启蒙的，不过我更喜欢接下来的那一句——“要鼓起勇气运用理性”，有种豪言壮语感。我偶尔会想起这些句子。

我认为，眼下就是将这句话用于实践的时刻。

无论怎样运用理性去思考，与猫交谈这件事还是过于离奇。运用理性！鼓起勇气运用理性！我在心中默念。然而，即便运用理性，也无法改变我正与猫交谈这个事实。

大概是巧合，猫提到冠人曾在台上说“若试图以卑劣的暴力迫使我们屈服，那战争将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这话也与康德的言论极为相似。

“城市周围有城墙？”我问。

“对。约有三个成人那么高，环绕着圆形的城市。是石头和木头组成的。”

猫进一步说明，城墙上还有涂着毒药的刺。不知是缠了带刺的植物，还是原本就修了突起物。总之，不能随便靠近。

“毕竟是守护城市的城墙嘛。”

☆（人类）

“是什么毒？”

“黑金虫的毒。”

“黑金虫？”我从没听过，“有这种虫？”

^①日文中，“冠人”和“康德”发音相同。

“你不知道吗？”

于是，猫开始解释黑金虫是种怎样的甲虫。当气温降低，接近地面结霜的季节，那种虫就会在天空飞舞，与我所熟悉的进入冬天就停止活动的虫正相反。黑金虫个头不大，没有刺也没有针，体型浑圆，外形可爱，但外壳有毒。听猫描述，是一种外表像知了的虫子。

“吃下这种虫子后会肚子疼，大部分都会死掉。人类早就开始磨碎黑金虫，用来毒死讨厌的人。猫也有不小心咬到黑金虫丧命的。”

“这么厉害吗？”

“人类把黑金虫的毒和蜂蜜混在一起，这样比较有黏性，然后涂在城墙的刺上。”

“万一有人不小心摸到……”

“就会死掉吧。城墙是十年前，为了抵挡铁国士兵的进攻，冠人下令建造的。”

我突然想到手中持股的那家上市公司。

被其他企业的恶意收购政策逼得走投无路，最终拱手让出经营权。假如管理层——比如社长——能预防这类来自其他公司的攻击就好了。未雨绸缪，随时做好扛下责任的心理准备，这应该是上头的人唯一的职责了。

“国王一直由冠人他们家族担任，之前的国王是冠人的父亲。”

世袭制吗？不知道猫懂不懂这个词，所以我没说出口。

“冠人真的很可靠。”猫继续道，“他会定期集合大家进行操练，还搜集物资储存起来，做各种准备，城里的人才能平静地生活。”

“什么意思？”

“虽说我们离战地很远，但因为不清楚敌人何时会进攻，心里肯定会不安。不过还好有人认真思考如何防备，大家只要听从指挥便